

卷一

戰國策楚卷第五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

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

豈待宋許之子象楚謂宋補曰姚王成

曰別成未嘗稱王此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

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

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曰將法齊之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利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

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宣王十五年謂

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昭奚恤謂楚

王曰王

元作里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

也兩國相持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

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

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與魏共攻之害必深矣趙之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一本趙見亡

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

二字恐殺奸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

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

秦應楚應言乘此起兵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兵楚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

北記南淮有睢陵梁國有濊陽南臨濊水

江乙為魏使於楚

昭奚恤曰臣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諸

魏語以為魏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

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初惠王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
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其
轉左右俱曰無有如言世無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有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

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

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補曰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

言其後三字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

山陽屬魏知為魏人請封於楚知其無功

而山陽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楚王告昭子

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

間以惡矣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此指江也夫

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若矣若猶惡也夫

苟不難為之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口矣無幾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

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

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

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并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王亦知之乎願王

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

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

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謂已不知者何也

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

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

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

與前章言州侯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

同號者別一人也
聚同壇纏字有說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

北季奇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

安陵纏楚王妃則為國後氏之曰君無咫尺之功

地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

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

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而

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淪華善華淪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

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輻藩車也車敝則退

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敝字無疑真誥今君擅

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

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補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若道至今未効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

曰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雲

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結馬千乘結連也旌

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兕虎嗥之聲若

雷霆兕一角重千有狂兕兕作狎車狎音

行也若狎則羊耳狎字書有依輪而至王親引

弓而射

發而殪

補曰宋王招魂青驪結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

發兮憚青兕文頗與此合

王抽旃旄旄曲柄旗

尾著竿頭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

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

陵君泣數行下而進

曰臣入則編席編次高也言

之出則陪乘

陪重上也此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

得以身試黃泉葶蟻

姚云試黃泉為

作式李善引同延叔至論云為王先用黃泉為

又問如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上其罪

則宅入官故可客因請之謂下同謂曰姚本作錢作

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

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

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劉曾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

如何也補曰如

威王宣王二十一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年乃得見乎王談

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

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新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主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或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東有夏

州車胤云夏口城上有洲曰夏州補曰左傳楚莊

庭在今巴陵蒼梧道州南按此乃楚粵窮辨處交

州蒼梧則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補曰陘見

大王之賢與大王一本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

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南面而朝於章臺之

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鄢郢見前臣聞

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而西澤盧藏用注後海陽

有謀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也郇陽徐注今順

音荀郇陽常汝南潁川之界當是新陽聲近字變

新水之陽徐說蓋疎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

下矣秦臺在咸陽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

如從親以發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鄢郢見前臣聞

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匈奴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華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夫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洎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
從傳有在該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華面
秦而已非徒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
可合徒稱從命者也**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

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

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項一瞬而萬世不視不

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以憂社稷者亦有補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

此言將何謂也謂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回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

公子高梁身獲於表薄也而財於柱

國財材同柱國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寧楚國之事

恢先君以拊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拊覆取也四

封不廉封城廉猶禮六廉言無事故不察治

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周禮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稷者葉公子高是也音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注

地兩軍補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莫救大心

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作子楚國

亡之日元作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

一人若猶扑擊也若梓一人梓持以與大

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

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

是也傳不書左傳柏舉之戰楚大夫史皇以

之司馬成即大心也葉公諸梁昔吳與楚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

散焚冒勃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近豈蚡冒即蚡

符分反冒七北反索隱云蚡古本作粉音憤亦符分反曰吾被堅執銳銳甲

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蹠足下七

日而薄秦王讓之朝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瘃而殫悶瘃任殫氣絕也

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蘇死更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

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音新造楚官正曰鮑

造大良造遂為此諺說按字書蓋張留反引擎也

山曲曰蓋此無義蓋音庚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

此字新造蓋以言始構難今降庚焚冒勃蘇吳與

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有

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祗一作

不謂或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

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

蓋齊楚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是在夫遂

壤界楚與在此注楚地當考夫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

其思以憂社稷者身自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將楚結關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舍關奔郢曰若

有孤時未知昭王有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

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治離

守者皆離其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見齊策蒙穀獻典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

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血謂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遂自棄

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

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策吳楚戰

于相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至今無冒冒謂犯法

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

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

馮而能立也馮依式而能起橫木有所敬則俯馮之

據而後能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

疑士不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

餓人一節本標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

三飯為節息而後帶淵墻而後起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令按墨子三卷中食之

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一作姚云華

元作章補曰當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

車攻注決鈎弦拾遂也遂發也詩注無此三

字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闇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為資資為已藉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

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

大臣父兄用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

補曰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

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畧訓楚兵死者以千數補曰

死易止千數下句

同如此則意明

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

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於蘇秦之楚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彰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也非

懷王威王王子元年

韓公仲相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齊楚之交善

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補王使景鯉

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

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

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

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

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

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

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衍楚楚疑衍信之

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

同示齊以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

韓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

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于鈞則

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強楚敵楚其於王孰便也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為一章乃楚策虞卿謂春中之文脫簡誤衍畧有楚王逐張儀於魏魏時此七年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耻之桓十年諸侯所耻

五國約以伐齊

齊疑誤行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

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子觀津即策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

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言可為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我惡難可懼也

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

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

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無考

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未詳馬陵之難

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言齊強不可

使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補也也以圖元作奇

當作圖上於齊此下著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

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使惠施魏

之楚楚將入之秦補曰和於秦之事也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

凡為伐秦者楚也補曰此則楚時与伐非燕也昭曰

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

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

請聽秦補曰和請於秦而聽其命昭子曰善因謂惠

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補曰

將補曰當作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墨

也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

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補曰此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

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

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鄭襄亦

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

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

中樂酣注飲酒半醉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暇也

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
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儀

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
十六年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
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
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襄為
二人蘇氏止為鄭袖一人為子之為去聲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

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

於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正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闕之折謂病不聽請

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子何以救之折其東

有越累元作累此言越有傷累此書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知速和精此言蓋

正曰赫陳楚陰請秦之謀以誑魏今恐魏之心也昭子曰

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補曰為去聲

秦招秦而伐齊冷向補曰冷平聲謂陳軫曰秦王惠

必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善者知西不合於秦

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

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

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

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

秦合以強秦而有鞏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

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

后懷王鄭襄美人鄭襄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

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前嘗欲逐之於魏張子曰王無彼此前後不可考疑此為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

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

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出於楚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美又簡擇宮中佳行麗好既字麗好麗人之可好可

人喪德習音者以懼從之習音所謂懼也從愛

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湯沐之具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資強秦以

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疑有缺字為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柰何曰

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

布衣之利也

利在鄭裏遂說楚王出張子

史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裏裏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

正曰姚本白為恐其敗已也

作欺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

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曰以張儀

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

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搆兵而戰秦

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絲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

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為已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都瀕岷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

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

雞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

捍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扞關驚則從竟陵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巴秦舉甲出之

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地絕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

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史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而曰陳古

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

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

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

心也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考詞非實史作攻不出

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攻趙之事而攻

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本無

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

記勤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變之

來亦安可迎隨哉此可為小人之戒原曰前大

臣見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吁豈惟屈

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隨之不悟其誑而

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忠言惑邪說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

玩弄於儀掌股之上召冠劫師喪國亡身死有餘

責特以為秦人詐誘天下之無與輩也

計其愚聞強復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四塞及別本有以為

固被寢衣也延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鶡

也牧誓注若虎賁獸言其猛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難兵主嚴以明刑

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取之如卷

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通文帝諱也

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

史記已作常漢時

傳寫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

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

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

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後語作上黨地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

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謀

字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

戰於藍田又却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通文帝諱也

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

史記已作常漢時

傳寫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

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

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

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後語作上黨地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

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謀

字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

戰於藍田又却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通文帝諱也

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

史記已作常漢時

傳寫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

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

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

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後語作上黨地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

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謀

字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

戰於藍田又却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聖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從事為說破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婦義也以酒掃之役自居曰楚最強大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

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

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

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

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誥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

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

飼雞見之驚却名駘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

傳在諸國之先大車說事秦故楚赦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

素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

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

張儀相秦時復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

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云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

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謀臣也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

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

唯言之二人逐則楚無昭睢歸報楚王善儀者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

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

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補曰姚云是列

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行行補曰當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於秦所欲貴富者

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代人必南伐楚故攻有

道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

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

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

齊交不絕補曰姚本置齊交不絕四字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

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是昭睢之

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

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補繫之也昭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

楚故捕繫 為捕繫則與 收韓魏字義頓異 以於齊 桓城人

為王 而善王 睢也今 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

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

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秦韓魏欲得秦必

善二人者郝與 二人者補三字 姚云 將收韓

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當 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

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 王亦不從不從秦 姚云 王三則方

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 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馮郝徒 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相結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

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

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為儀

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 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

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

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

且宋王偃 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

張儀也今謂 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

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

也儀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誠有意為 王不如

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今謂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

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

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為

陳軫去訖告補曰恐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

曰常是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詳謂陳軫

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

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而得復

楚楚聞其為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

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

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

之官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

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

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

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

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

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

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

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

聞王之臭也王蓋有王曰悍哉今剗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曰雖惡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右死矣

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

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補曰一本立作於

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

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疑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

明之來也蓋來自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

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

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

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借楚公不聞

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

也下曰姚云一本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同

富摯能有材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是兩盡也

謂兩強俱斃若齒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馬

車則見杖起之在坐則起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

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

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日王愛之

亦愛何義也此止盡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

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樅告

豈非以其剛邪孔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

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漱按

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子老萊子同時孔子所記舛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

同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二也公仲時守宜

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

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鹿屬也慧者儼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

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獵者知其

詐音朔偽舉網而進之為人乃以網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

韓等策說見秦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拒秦

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

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

攻楚以勁秦楚堅其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

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

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補曰利令天下謂

使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

也收猶息秦惡與楚相敵而不戰則秦楚之

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出周自周出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為

楚於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定今

後楚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定今

有此屬楚蓋河南密也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傳作新誤新城說見

者城渾說其令曰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

縣令今楚亦有此稱鄭魏者楚之更國也集韻更弱

變古者非特秦矣充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

也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圍之蒲坂平陽相

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

里邪下五百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

難曉注強故字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酒

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正曰大事記邊邑

甚利之此渾言其欲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王

字補曰姚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行盡盡補曰

姚字通借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

主郡城書作成改文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

蘇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以爭國補曰公叔主

瑟也伯嬰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

陽縣有陽人在汝州葉縣西正義引括予太子楚王怒將

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

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事齊魏必伐韓

國事

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

勝不勝然抗作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

楚社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之五大夫

楚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

不可收也是元作得姚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

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王不如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聞甘

云云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

云一作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甘

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

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

嘗用補滑補曰史於越甘茂傳見而納句章屬會稽

昧之難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

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賴

察勝作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

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補

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去公

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

王之相蓋楚相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

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人地小異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

公子勁也憐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

無考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

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為楚

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齊請如其使者禮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

樗里疾留首之讎也實言欲易而魏秦之交必惡

疾相秦茂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

年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

於楚公出地以取齊猶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

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

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公事必敗楚不得

楚弱而勸秦收所効之地恐非公事必敗秦地申

翠賂齊楚公不如今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

得楚賂不復秦恐以齊楚必不求地所効而合於

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

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三城和齊韓

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遂
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者恐或如此
之僻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台者故雖言翠既
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
豈不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入秦為解則秦恐
或必不求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
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
當作齊謂重賂二人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
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
通亦

術視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

重丘屬平原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為曰王欲昭

睢之乘秦乘猶楚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

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請為公令辛元作辛補曰

辛戎謂王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

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楚王入秦秦王昭留

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

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

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秦畏秦必不敢背盟補二

曰宜復有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彪謂此言亦可

背盟二字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閉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

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傅請退

作追字訛

而問傅慎子曰獻之地

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致命歸誠之言如項羽使人致命懷王

敬獻

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

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

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

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求反國而得

主墳墓復羣臣

復見

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

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

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

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

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姚云曾本去王身止獨

守二十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

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

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
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
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音佛音拂常與孟何謂
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
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
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
地典猶取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

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

故言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

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

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

齊尤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蹙也蓋東之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

不用東地復全人豈能及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

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與此書三書懷王薨而

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

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
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云
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
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

忠王而走太子則此是太子卒不得也亦非也蓋郢
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四文而語人以九可文
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曰項襄之辭於齊齊隘
之以割地雖不辭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
昭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地而較計於大小之
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為之索救
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當絕尚忍乞哀而求
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是非決以大義
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隘楚太子
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離國之口而四人
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
者邪以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
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危太子者公
也今楚王歸此蓋其喪歸也曰此謀度之言太子
南楚為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深蘇

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

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

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

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

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楚長沙荆州國懷三十九年秦大破楚楚太

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

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此非初言之亦明昭蓋

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辨字以動秦

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
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
齊此即子長之秦王昭聞之懼令辛辛嘗

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謝

之在中者曰韓非子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

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

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

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

殺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赦之以不能答

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

以獻王何与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曰人獻

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死

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

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博哉補曰自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齊以淖君之亂事補曰姚云秦其後秦欲取齊與

合故使蘇洵之楚洵固皆令任固之秦秦明謂楚

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

以示齊之有楚親以有楚之以資固於齊為任齊見

楚綱見其必受固是楚補曰一本之聽洵也適為

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

來補曰一本此下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

辭固之辭必厚楚而薄齊王不如令人以洵之

辭謾固於齊謾欺也非實齊必以固為欺齊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

齊然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考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考無為之先長生女視之方無以

易此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

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補曰一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曰從舊可

莊辛楚人諱曰元和姓纂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

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

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矣襄王曰先生

老悖乎悖背道也也言老而耄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

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

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

淹留以觀之淹亦留也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

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

元作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史東北保於陳城當

是指此於是使人發騶騶騶店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

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

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閉卷未為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

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蛉乎蟲一名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啄螽蟞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鈿

飴膠絲之而食之鈿當

作飴膠絲之而食之鈿當

而煎之湏弱者為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
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
以黏壯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跖踴得
飴以開閉取捷皆以黏也補曰一本標膠或作繆
言糾繆也加已乎四仞之上曰仞而下為螻蟻食也
補曰姚本此有夫婿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也蓋
以其小者也七字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
以喙啄補曰
一本囓作囓
補引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
持也標後語云
的或其為招的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以爲倏忽
之間隊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鵠
也補曰
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鱣元作鮪
水鳥也補曰
仰嚙陵衡衡香草
字書無
鱣字

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其六羽翮
菱衡與菱並言即符接余水草也
本而凌清風飄遙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元作筭盧字書無
即道焦韻器可為鑄盧旅同黑弓也補曰下文砥
碑若此不當復有射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訛
治其器元作繕補曰見繳補曰射矢繳生頰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補曰監補曰磬補曰石補曰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繫
石着惟繳也補曰
廣韻
矢從高集韻耘下也如折然補曰
補何二反耘羽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故書游
乎江河夕調乎鼎鼎補曰夫黃鵠其小者也蔡
靈元作聖
聖侯之事春秋及史無聖侯
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引說文上一句北陵乎巫

山飲茹溪流

茹飲馬也故與吐反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澤

食湘波之魚

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

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

子發方受命乎靈

元作宣宣當作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

昭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

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昭填匭塞之內

填兵蒲也江夏有匭即魏策本韓鮑改作魏

無策亦有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戌謂子

真輒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蜀隘之

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郢阨正義云申州羅川縣本

漢郢州有清平閣蓋古郢縣之阨塞又云石城

山楚母家涉郢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

陽郢城初不與楚相涉何處忘前說也大事記作

鍾山縣按唐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

陽軍也通郢

而投已乎臨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

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鬼謂比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

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

力焉

悼栗曰謹受令乃莊莊幸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

舉淮北之地

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

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

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

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救傾之計皆出於幸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抵幸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方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共伐燕他不書則楚當是齊北二十七年

宋蓋宋未滅時豈得改楚為齊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

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至史

年至考烈王六年世家景陽救楚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

及唐裴行儉討突厥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壘壁軍已植表如華表以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用此焉可以

舍乃令彼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

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雖雍同

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為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

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

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魏本車通作見齊師恠

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

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

以救燕故在燕考列王襄王五十年

唐睢元作且旦見春申君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

得為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雖

險不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而善君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不刺王

盛兵勇而天下為勇謂為西施衣褐褐粗衣

後稱勇而天下為勇謂為西施衣褐褐粗衣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

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
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能者義云博
頭有刺梟以散暴佐之也散請夫一梟之不如不
鳥形者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
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

皇覽今穀梁熟曰史正義

南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為景亳湯所
盟地所謂北亳河東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
盤庚亦從都云湯即位武王以鎬元作鄩
後都南亳後徙西亳武王以鎬屬京北鄩
史復都豐鄩國語杜伯射王於鄩鄩一音黑各反
公羊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鄩常山有邑名鄩是
也故與鎬異案鄩縣上林即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下今孫子荀作孫君藉之以

墨之

補時為蘭

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君曰善於君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史言孫子

而貪困家蘭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

尹補去夏入般般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

人憐王癘雖惡非猶愈於劫殺故反憐王曰癘

非正用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

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

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私

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弒賢長而立

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

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

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

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兌用

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

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

疾補曰癰委勇切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為賦曰補曰賦曰以下寶珍隋珠隋侯

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俾兮禕衣與絲禮后

衣謂不知異兮問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

昭云梁王魏懼之美女楚辭云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莫知媒兮媼母求

之媼母都醜也補曰醜婦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

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

同言舉世皆然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

為而可使之同乎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

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

撥亂反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

賢故不能患禍彪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

言召之其持探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以
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
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苑柳之辭神
詩作蹈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欲朝
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
威神甚可畏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
黃歌亂人卿乃以爲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愚
謂卿雖非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禁暴除害
言兵要爲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
即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允淖齒劇切春申甚
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允淖齒劇切春申甚
然首以法術知軒爲言則亦出申商可謂感流俗
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他其人
又可知矣○史荀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襄王時
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卿學於齊襄王
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
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曰列大夫是時
荀卿年十五始遊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齊尚修
列大夫之缺而卿學於齊襄王時最爲老師齊尚修
王特三爲祭酒也大事記取史文書卿爲列大夫
祭酒在襄王五年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稍異曰

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爲稷下祭酒按
史春中君死而卿家蘭陵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
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也上歷襄王二十
九年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王建
二十九年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王建
建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爲歷叙威宣之多上
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爲卿言也祭酒者古人
飲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爲官號
髡行爲列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徒既死齊修其
缺而卿與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三處衆
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朱之察耳史
云五十始遊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朱子改
之當矣

虞卿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

補曰此二字

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
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
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

冉子穰侯也猶田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

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

公望封於齊邵公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

之罪大而趙怨深起燕自燕王喜以栗覆之謀伐趙

十二年此二十一年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

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此

秦策謂穰侯章趙策齊將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君燕策齊韓魏

攻魏雍丘以與宋云時猶有宋去此時遠甚鮑

指以為懷王二十七年此為考烈王二十一年就

使果然則相去亦皆遠策固云楚軍君雖欲

魏齊新怨楚豈得為彼時事哉景閔王可言君

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聽其道魏君

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為所可

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

王曰簡誤行在前章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

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

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十鈞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

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闔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

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

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地後十五

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為郡請封江東因城吳故

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富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

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禾封之前頃襄之時

乎頃襄之二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踐

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此

猶難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徒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燕桓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為從長

以為春申合從無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死奮明據與下章不同

患有成奮於患難勇者義之攝禍為福攝指此奮

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謂主其事也夫

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屈伸墨墨之化墨猶治也言

治之其未著報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

化言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

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殷

紂墨墨以亡漢書實嬰傳墨墨唯大君能之禍與

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死謂患難不

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不足以載大名也

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無所寇艾寇外兵艾已所

者賊害艾即刈不遭賊害而不足以橫世橫言莫夫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盟

口集韻盟聲也言利機機機者利其發動之機上

于主心下牟百姓也牟取公舉而私取利舉謂是以

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黜橫者之說然而

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

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

為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自譬

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名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

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

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

痛於身猶孽子徐錯曰妾隸之子曰孽孽之

言孽也女沒廢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耕故於

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取王曰先生何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

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聞

弦者音烈而高飛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

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故瘡墮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

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未見春申君候問姚云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

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

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元作慄焉字

無慄字慄踏驚貌不安貌踖踏之踖非慄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也固陋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

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

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

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之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問吏為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其者書此語也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

檻檻當作鹽車車服在前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

用力尾湛附潰湛沉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

元作汗灑地滲漉之汗正曰下有汗字白汗交流

也白汗不緣暑而汗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負

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棘言步蹇伯樂遭之

補曰伯樂姓孫名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繫之

也幕覆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聲補曰此聲者何也何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堀穴窮巷堀窟

窮巷為窟穴沉湑鄙俗之日久矣湑濁君獨無意湑

僕湑手浣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

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驥者不少

而伯樂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驥者不少

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

殺猶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春申

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

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

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

曰還詣白趙還春申君問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

王詭言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

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

雖兄弟不如令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各貴

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以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曰兄上恐亦當禍

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

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

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

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

得四封孰與其臨不測之罪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勇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

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

考烈王病朱英楚人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注觀

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為魏州觀城
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見韓策觀鞅章鮑移在魏作
鞅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以必曰

史作毋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

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

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王之言

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

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制斷君命制斷矯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軾

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李

園先入臣請為君刺其胸殺之補曰刺王篇作刺

之為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

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楚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以春申君後入止

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

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也亦

為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大后私亂生子二人

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子為後補曰策於章未

雖一母天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也趙與秦同姓王

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平矣併於一也其不

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此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不可

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

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

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

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亂哉正曰凡鮑氏責

可也歸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

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大臣之義豈其

入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貴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

乎補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工老無嗣

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謂於春申才人

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

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

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二君治是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也術曰治列

子圍寇之言同禦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

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

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

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

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置吏

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

為烏鵲不為鵲也元在韓策
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冠所治何歟抑申韓
原於道德本不異歟
凡五十六章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
章今別為二

戰國策楚卷第五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卷之二